

□陈爱萍

七月流火,田里的谷子黄了。正是“双抢”时节。所谓“双抢”,就是抢收抢种,把田里成熟的谷子收割了,再种上晚造的青苗,赶时节,谓之“双抢”。

说回我的农夫兄弟阿江。

午饭后,我跟阿江去田里干活。阿江家的水田在小凉河边,有三亩多点,河的对面是马东村的大字“寿”山石,寿山石上树木丛生,芳草萋萋,如独秀峰一般矗立在河边。寿山石前边是哗哗流淌的小凉河,有岸边树木山石的倒影,山水田园,一派生机。

阿江见我忙不迭用手机左拍右拍,咕咚一声,“五哥,快点快点,耕田耕田,天气热,早做早收工。”我和阿江缩裤腿赤脚进水田,脚踩田里那一刹那,一股暖湿热流由脚板底直涌心田,脚一拔,黄色的泥水在腿脚边吱吱翻滚。阿江教我掌手扶把田机耙田,那铁疙瘩挺沉,掌起来要力气。

水田里热气蒸腾四泄,头上是毫无遮掩的骄阳。

掌一会,累了,我坐在火烫屁股的田边看阿江耙田,阿江像使牛一般,掌着机车在田里哗哗地四处转圈。边上耙好的田里,阿江的老婆儿女在躬背插秧。侧边的水田,还有个老头,用力地搬石头蓄田水,老头有点孤独。远处的田里,有外省来的专业收割机队在帮村人收割谷子,收割机嗒嗒地响,谷子一摞一摞地卷进机器。

我问阿江,你家谷子前几天收时,也是请的收割机队帮收的?阿江说,是,这样方便快捷,机器一开,把稻谷卷进机器,然后从另一边的口子就变成谷粒流进蛇皮袋里,把蛇皮袋的口子用绳子一扎,收工回家。阿江说,其实外省专业收割机队刚过来的头一两年,我是不太接受的。为什么?你想想嘛,收割机帮收谷子,一亩田要收一百



双抢时节

〔非虚构写作〕

来块钱,我干吗要给他这个钱,这点工,我自己都不够做,我还是用我的打谷机自己收谷子。

阿江家以前收谷子,用的是那种老式的打谷机,就一个大号扁平四方形的木斗,手拿一把稻谷,伸进木斗,脚踩木斗下边,嘎谷嘎谷,脱粒。

我笑笑。

阿江见我笑了,又道,实话讲你听,一亩田,一年早晚两季收成下来,也就挣个一千来块钱,再请收割机帮收一亩田的谷子,要花一百来块钱,我做什么要花这个冤枉钱,我自己做,反正也没什么事做。

我笑笑说,对,自己做好,闲着也是闲着,就当锻炼身体了。

阿江笑,你就会说话了,但现在,不接受也得接受,我们以前用的打谷机,用久了用烂了,没人生产没地方买,只能用收割机。时代发展了,得跟上步伐。

我们坐在田垄上吸烟。

阿江爱看“易经”,会测罗盘卜点

八卦,算小半个风水先生吧,但这并不能给他带来什么收益,有村人请他看宅基地风水朝向,至多也就是一餐饭几杯酒。他通常的收益就是耕田,或者还种点菜,养点鸡鸭,或者别人盖屋他去帮砌砖抹灰。

但阿江很淡定,手指把喇叭筒纸烟放嘴里吸一口,说,我们这一带是一块风水宝地。五哥,你信不信?我笑笑,信,信。我抬起头,望了一眼远处的田野。

下午四五点钟,收工了,阿江走路掌着手扶把田机,晃晃荡荡往老街上开。路上,耙田机小坏了一下,阿江蹲在烈日下维修。一会儿,阿江大汗淋漓把机器修好了,才往家返。

晚饭是阿江的老婆做的,先前在田里干活,干一半,她先回家煮饭煮菜了。今夜,或许因了我的缘故,阿江家的晚餐有点丰盛。

(本文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广西作家协会副主席,出版中长篇小说《父老乡亲》《活下去》等)

【南腔北调】

凤栖梧桐

□鲍安顺

故乡是座千年古镇,记忆里的盛夏,老街两旁的法国梧桐,参天蔽日,浓荫凉爽。小时候,错把这些法国梧桐当成了梧桐树,其实它在植物学分类里叫悬铃木。

那时,家里没有电扇空调,邻居家的孩子们,就聚在梧桐树的浓荫下纳凉,嬉戏,唱歌。记得有一对双胞胎妹妹,经常与我一起玩耍,姐姐叫凤,妹妹叫栖,她父亲取名时,引“凤栖梧桐”之意。这对双胞胎姐妹,相貌大不相同,凤像母亲,漂亮又水灵,而栖像父亲,寻常而憨厚,看不到一点出众处。我们整天追着凤跑,栖因为体弱多病,有时独自坐在浓荫下,透过树叶的缝隙,发呆地望着天空。每次,我们唤凤出来玩时,也叫上栖,却喊栖的另一个别号——呆小鸭。

凤活泼可爱,喜欢唱歌,整天兴奋欢快,蹦蹦跳跳,尤其在夏天,总是弄得满身大汗。我记得,只有她一个女孩,敢爬到法国梧桐树上,而且将身体倒挂,她说在武侠小说里叫倒挂金钩。后来我知道,那倒挂金钩,也是足球术语,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朝下时,将球踢进球门。

凤不仅有胆有识,还有艺术天分,歌唱得好,舞也跳得棒,还会吹笛吹箫吹口琴。栖却总是病恹恹地靠在法国梧桐树边,她说树很凉,全身吸了那份凉气后,能不生痱子,不长脓疮。我们听了不以为然,说她是胆小鬼,因为生痱子长疮是勇敢孩子的标记。

古镇街道两旁的老店都是一幢幢老建筑,风情如画。回忆少时盛夏,我走在古镇街头,享受天地热浪,也享受浓荫清凉,让人心浮气躁,又惬意安宁。那树下,许多小摊小贩,男女老少,谈笑风生,总是热热闹闹的。

二十年前,那一棵棵葱郁的法国梧桐全被砍掉了。偶尔回古镇,也是盛夏,我在大街上踟蹰,正伤感时,忽然看见一位摆摊的中年女人朝着我笑,还喊我的乳名。如果不是她对我说她是凤,我简直不敢相认了。

凤身材发胖,脸上既黑,也有皱纹,言谈之间一副市井气息。她说,前些年小镇改造,有了一个新区,老街没有生意了,生活十分清苦。她还说,落毛的凤凰不如鸡,她是落毛的鸡,不敢上梧桐树了!她说着,朝摊点两旁望去,那些树全没有了,我从她眼里,看到了莫名的忧伤,我想当年的凤,美丽可爱,那么让我铭心刻骨。

那是四十多年前,也是在盛夏,我与栖一起考学外出读书,凤却啥也没有考中。临行时,凤在梧桐树下送别我们,我依然冷漠栖,表现出对凤极度的爱慕和顺从。栖一直默默无声,她左手抚摸着法国梧桐树干,右手握着一片梧桐叶,抬头透过满树的叶缝,望着天空。

回到眼下。那天凤从家里拿出了栖的照片,如今戴着眼镜的栖成熟美丽,气质脱俗,笑容里藏着博识的女性气质。凤还说,栖在国外读完博士后,受聘于著名大学,现在又在法国的一个高科技研究所担任要职。与凤告别时,她要了我的电话号码,说等栖回来,一定请我到她家吃饭。她还勉强地笑着说,她没有飞出去,可是飞出去的妹妹,一定会飞回来的,因为古镇是她的根。

我听了,内心升起了一股酸楚的激动。当我告别凤时,脑海中想,凤栖梧桐,是多么美好的人生愿景,有人情暖意,也有世事沧桑。古人说,“凤该高飞”,那凤并没有飞起来,她默默无闻的妹妹,却展翅高飞。这一切,并不是事与愿违,也不是偶然之事,回想起栖靠着梧桐树干,手握梧桐树叶,她从小就沉思执著,看着天地滚滚热浪,内心却浓荫蔽日,熹微风光。

(本文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)

【局域网】

褪色的三轮车

□金后子

那辆三轮车是烧柴油的,蓝色,是有着疤痕陈旧的蓝色,一跑起来突突地冒着黑烟,车厢的两侧涂着同样的方块字——时风。每当这辆三轮开进小区,就知道那帮老头又来了,他们是长年搞绿化的。

没太注意老头有几个,印象最深的有四位:第一位个高、脸宽、浓眉、白发,不用多说,年轻时肯定是美男子,就叫他“美男子”吧;第二位干瘦、脸黑红光滑,膀子一高一低,说话尖声尖气,最有特色的还是他那又尖又长又弯的鼻子,习惯喊他“鹰钩鼻”;第三位个不高,身体特别敦实,就像山腰处那一块块石头,说话是浓重的平阴腔,就喊他“平阴腔”吧;第四位瘦黑黑瘦瘦的,让人怀疑假如他半夜站在煤堆里不动弹,没准儿会被一起装上运煤车,有棱有角的他,望过去就是一块石雕,那就喊他“石雕哥”吧。还有第五位、第六位,印象不深了,或许后者属于机动人员,活多时来,活少时裁。

他们一年的忙碌是从春天挖树坑开始的。树坑分两种,一种是栽树的坑,深且直,需要费大力气,一种是浇树的坑或者说是树窝,平缓、浅显,稍微一抬掇就成。第一种多由“平阴腔”和“石雕哥”来干,或许是因为他俩年轻几岁、身体好的缘故吧。树窝则由“美男子”和“鹰钩鼻”承担。挖深树坑需要力气,初春的土地还没有完全苏醒,镐挖下去弹跳着不肯往下走,挖坑者

的头上身上就冒了热气,脱下来的棉衣随意挂在树上或扔在地下,灰暗的色彩与刚冒出的绿色形成强烈对比。刨浅坑的那两位相对轻松,所以不用宽衣解带,甚至边聊边干。他们干活时,腰里都拴着一个小皮兜,黑的、红的,是用来装那宽大手机的,这种兜我在夜市上见过,五块钱一个,人造革的;手机我也见过,三五百元一部,二手货还要便宜,几十元就能买到。

挖好树坑就开始补栽树木和浇水。栽树几天就能完成,浇水却没完没了。树好说,而那些瘠薄的草坪,比肠炎还难治愈,必须靠大量的水来保命。浇水才一开春要持续到雨季,与雨水对接,才宣告结束。清澈的自来水从长长的塑料管里哗哗地流出,一遍遍地喷洒着,花草树木高兴了,这几位老头却常常是折腾得精疲力竭。看上去不是什么大活,从清晨到傍晚,总会累得他们多一步也不愿挪动。此时,那辆时风牌三轮车由小老板开着,驮着他们,一溜烟逃也似的跑掉。

寒冬终于过去,老人孩子从居室走出,在院里享受阳光,孩子们在浇过水刚刚苏醒的草地上蹦跳着,打闹着,看孩子的老人就会指着劳作的老头说:“看到了吗?一定要好好学习,不学习将来就像他们一样下力。”负责监工的小老板对这帮老头倒是和善,白天拿着手机在院里转来转去,晚上负责把老头拉回统一租赁的房子里,至于他们的饮食起居不得而知。

雨季来了,他们不用再浇水,但更

大的难题横亘在他们面前,那就是疯长的杂草。拔草最紧张时,太阳刚刚露脸儿,楼上的人还在睡梦中,那帮老头已开始弯腰拔草。太阳升高,温度骤然上升,上面烤着,下面蒸着,分不清哪是露水,哪是汗水,蚊虫也来凑热闹。蹲着,跪着,不断地变换着姿态,一点一点地往前挪,把一片片草坪清理干净。可一场雨水过后,杂草又长起来,他们又要拔,整个夏天不知折腾几个回合。

秋天到了,凉风送爽。这帮老头开始为树喷药、修枝,随后再割一遍草,就要迎接又一场硬仗——扫落叶。扫落叶是由简到繁的,起初只有几片黄叶落下,可扫可扫不扫;霜降前后,昼夜的温差加大,树叶加快逃离的速度,清晨犹如暴雪般飘落。老头们如同风霜一起老去。他们会弯着腰,一刻不停地扫叶、装包、搬运,这时那辆蓝色的三轮车就由后台到了前台,成了劳动的主角。每当看到他们扫叶的辛劳,我就跟小老板说:“能不能把叶子扫进灌木丛里,既能沤肥,又能节省劳动成本。”“理是这么个理,可有些业主不愿意,说这样不卫生,经常打电话投诉。”顿了下,他又说,“有些人没接触过土地,不懂啥是循环……”

不知不觉,一天过去了。一阵风从后背吹过,透心凉。那辆三轮发动了,冒了一阵黑烟,随着那帮老头消失在落日的余晖里。

(本文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散文学会会员、中国诗歌学会会员、济南周三读书会创始人)

投稿邮箱:qlwbxyd@sina.com